

蒋氏中学基础国文三种

字與詞

蒋伯潜 蒋祖怡 ◎ 著

父子联袂，
抗战期间写就，
直面时代的文学作品。
一九四〇年初版，
二〇一五年新印，
再现民国教育史被遗忘的一页。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
Capital University of Economics and Business Press

蒋氏中学基础国文三种

字與詞

蒋伯潜 蒋祖怡 著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
Capital University of Economics and Business Press

· 北京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蒋氏中学基础国文三种:字与词/蒋伯潜,蒋祖怡著. —北京: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 2015. 8

ISBN 978 - 7 - 5638 - 2375 - 8

I. ①蒋… II. ①蒋… ②蒋… III. ①中学语文课—课外读物
IV. ①G634. 30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5)第 148636 号

蒋氏中学基础国文三种:字与词

蒋伯潜 蒋祖怡 著

Zi yu ci

出版发行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朝阳区红庙(邮编 100026)

电 话 (010)65976483 65065761 65071505(传真)

网 址 <http://www.sjmcb.com>

E-mail publish@cueb.edu.cn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照 排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激光照排服务部

印 刷 北京京华虎彩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10 毫米×1000 毫米 1/16

字 数 308 千字

印 张 17.5

版 次 2015 年 8 月第 1 版 2015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 - 7 - 5638 - 2375 - 8/G · 363

定 价 53.00 元

图书印装若有质量问题,本社负责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重版前言

《字与词》《章与句》《体裁与风格》是蒋伯潜、蒋祖怡撰写的三种著作。蒋氏父子编过一套“国文自学辅导丛书”，共12册，1940年由世界书局出版（1947年再版）。这12册书分别是：

《字与词（上下）》，《章与句（上下）》，《体裁与风格（上下）》，《经与经学》，《诸子与理学》，《骈文与散文》，《小说与戏曲》，《诗》，《词曲》。

其中，后6册在1977年由上海书店出版社编为“古典文史基本知识丛书”出版。现在，前6册由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合成“蒋氏中学基础国文三种”三本书出版。

蒋伯潜在1940年为这套丛书写了“自序”中说，中学生国文程度低落的主要原因是：“只重在教师的教，而不重在学生的学；只重在课内的受教，而不重在课外的自学！”所以决心要编一套适于中学生自学的有系统的课外读物。《字与词》《章与句》《体裁与风格》是基础的语文知识。《字与词》讲了字的读音，反切，错别字，六书，复词（复音词），词类等；《章与句》讲了句的构成，几种常见的修辞格，文章的结构，开端和结尾，记述和描写，思想与想象等；《体裁与风格》讲了古文的分类和诗、词、曲、小说、戏剧等文体，以及繁缛、简约，婉曲、直截，阳刚、阴柔等多种风格。书中在讲述这些基本知识的时候，也常常有一些作者独到的见解。这对提高学生的语文水平是有帮助的。在书中，这些语文知识的讲授对象是初中学生；照现在学生的程度，大约是高中学生阅读比较合适。

这三本书都是用小说的体裁写的。《字与词》是写国文教师周伯臧和他的家庭和学生们，时间背景为1937年“七七事变”前。《章与句》是写国文教师李亦平和他的学生章明、陈祖平等，时间背景为1940年前。《体裁与风格》是写寓居山村的国文教师尹莘耜和他补习班的一些学生，时间背景为1940年法国投降前。书中对教师与学生之间融洽的关系有很好的描写，对书中人物的家庭生活和社交活动以及他们对社会、时局的议论也写得很真切。在周伯臧和尹莘耜的身上，可以看到作者蒋伯潜的

影子。这些都是研究民国时期教育史的有价值的历史资料。

先祖父蒋伯潜和先父蒋祖怡的小传和照片是我提供的,读者和研究者可以参看。

我很感谢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和兰士斌、彭芳、彭伽佳等诸位编辑,他们经过精心的筹划和辛勤的编校,使得这三部 70 多年前出版的著作重新和读者见面。这为民国教育史翻开了几乎被遗忘的一页。

A handwritten signature in black ink, reading '蒋绍君' (Jiang Zhaojun) in a cursive style.

2015 年 5 月于北京大学

蒋伯潜

蒋伯潜(1892—1956),名起龙,字伯潜,以字行。出生于富阳新关村。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毕业于杭州府中学堂,先后在阆苑小学、美新小学任教。民国四年(1915年)夏考入北京高等师范国文系,受马叙伦、钱玄同、鲁迅诸名师熏陶,在《新青年》《东方杂志》等刊物发表文章。1919年毕业,经系主任陈宝泉和时任浙江大学校长的蒋梦麟介绍,至浙江嘉兴省立第二中学任教。以后,先后在浙江省杭州第一中学、第一师范、女子中学、杭州师范、台州省六中等校任教,与夏丏尊、叶圣陶、郁达夫、朱自清等过从甚密。在此期间,曾为世界书局编撰初高中国文课本12册,世界书局总编辑署曰“蒋氏国文”,出版后颇受教育界欢迎;又为开明书店编选并注释《开明活页文选》,注释精详。



1926年,国民军由广东出师北伐,马叙伦策动浙江省省长夏超起义以响应国民军,蒋伯潜曾参与其事。1927年,北伐军底定浙江后,马叙伦任民政厅长;蒋伯潜任《三五日报》主编,“四一二”事变后辞职。

1938年春,蒋伯潜应老友蔡丕因、董任坚、周予同之邀,赴上海大夏大学和迁沪的无锡国专等校任中文系教授,并兼任世界书局特约馆外编审。在此期间,根据其多年从事中学国文教学的经验,编撰《中学国文教学法》(上海中华书局1941年出版);又与其子蒋祖怡合编“国文自学辅导丛书”12册(世界书局1940年初版,1947年再版),其中《字与词(上下)》《体裁与风格(上下)》《经与经学》《诸子与理学》为蒋伯潜编撰。蒋伯潜根据上海任教时的讲稿写成的《十三经概论》(世界书局1944年出版)是一部重要的学术著作,20世纪50年代后在台湾省多次印刷,1983年、1986年、2010年又几度由上海古籍出版社重印。

1941年,日军侵占上海,蒋伯潜应老友朱自清之邀离沪,准备去昆明西南联大任教;因为西南道阻,回故乡富阳新关村居住,在县立富阳中学等校任教,并和族弟蒋廷龙等一起创办了富阳简易师范。蒋伯潜、蒋祖怡父子二人合撰的“国学彙纂丛书”10种(正中书局1942—1946年出版)大部分在此期间完成,其中《文体论纂要》《文字学纂要》《校雠目录学纂要》《小说学纂要》《诸子学纂要》《理学纂要》《经学纂要》为蒋伯潜编撰。

1945年抗战胜利,蒋伯潜应邀到上海市立师范专科学校任中文系主任兼教授,任教期间撰写了学术专著《诸子通考》(正中书局1948年出版)。1947年应邀任杭州师范学校校长。1949年任浙江图书馆研究部主任,被选为杭州市和浙江省人民代表。1955年任浙江文史馆研究员,1956年1月逝世。

妻夏喜云(1893—1982),富阳里山人。

子蒋祖怡,另有小传。

蒋祖怡

蒋祖怡(1913—1992),出生于富阳新关村。蒋伯潜之子。自幼受到父亲及其友人郁达夫、朱自清、叶圣陶、周予同等的教育和熏陶,中学期间就写小说发表在刊物上。1937年毕业于无锡国学专修学校。次年上海任世界书局编辑。在此期间,与其父蒋伯潜合作编撰“国文自学辅导丛书”12册(世界书局1940年初版,1947年再版),其中《章与句(上下)》《骈文与散文》《小说与戏曲》《诗》《词曲》为蒋祖怡撰写。1941年上海沦陷后,回新关村居住,并在浙



西昌化第三临时中学、富阳简易师范任教。在此期间完成了父子合作编撰的“国学彙纂丛书”10种(正中书局1942—1946年出版),其中《文章学纂要》《诗歌文学纂要》《史学纂要》为蒋祖怡撰写。上述这两套丛书后来大多在台湾和大陆多次重印。

1945年抗战胜利后,蒋祖怡到上海任正中书局编审,兼任上海市立师范专科学校中文系副教授。1948年受聘于浙江大学文学院。1952年院系调整,浙江大学文理各系组成浙江师范学院。1958年,浙江师范学院并入新建的杭州大学。蒋祖怡长期担任浙江师范学院与杭州大学的中文系副主任,为浙江师范学院和杭州大学中文系的建设付出不少心血。“文革”以后,他以病残之躯坚持教学,为杭州大学中文系培养了好几届研究生。同时,他又长期担任浙江省人民代表,作家协会浙江分会副主席,中国民主同盟浙江省委副主委。

蒋祖怡长期从事文艺理论和中国文学批评史的研究,著述甚富。在1949年以后出版的著作主要有:《中国人民文学史》(北新书局1950年出版),《论衡选注》(上海中华书局1960年出版),《王充的文学理

论》(上海中华书局 1962 年出版),《王充卷》(中州书画社 1983 年出版),《文心雕龙论丛》(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5 年出版),《钟嵘诗品笺证》(中州古籍出版社 1995 年出版),《全辽诗话》(与张涤云合著,岳麓书社 1992 年出版),《郁达夫旧体组诗笺注》(与蒋祖勋合著,浙江文艺出版社 1993 年出版),《中国古代诗话词典》(主编,北京出版社 1995 年出版),《中国古代文论的双璧——〈文心雕龙〉〈诗品〉论文集》(山东教育出版社 1995 年出版)。

妻沈月秋(1914—1996),富阳人。

子女五人:蒋绍惠(女),蒋绍愚,蒋绍忞(女),蒋绍忠,蒋绍心。

目 录

自序	1
1 如此家庭	3
2 怎样检查《辞源》	10
3 组织读书会	18
4 破音字举例	25
5 由反切谈到声韵学的常识	31
6 别字(一)	38
7 别字(二)	45
8 西湖泛月	51
9 我们应有学不厌的精神	58
10 所谓“六书”	64
11 复词的组成	71
12 双十节之夜	78
13 “推敲”	84
14 谜语与叠字	90
15 汉字倾向衍音的趋势	96
16 从文献展览会归来	102
17 西溪秋雪	108
18 词类的综合和变化	114
19 一个活的成绩展览会	120
20 寒假考试的国文试题——你们也试试看	127
21 归途	133
22 在寒假中	140
23 注音符号的来历	147

24	析字、藏词、飞白	153
25	泛雪探梅	159
26	字体的变迁	166
27	虚数	172
28	回老家去	179
29	祖母之丧	186
30	节缩、省略与文章繁简	193
31	“了”字的用法	199
32	春季旅行	208
33	丧事中常用的字与词	215
34	语体文中的助词	222
35	对偶和声调	229
36	所谓训诂	235
37	“辞,达而已矣”	241
38	异名	247
39	文字游戏	253
40	别矣杭州	260



自序

我在浙江省各中等学校——旧制四年的中学、五年的师范，新制前三年后三年的初高级中学——教授国文，已二十多年了。这二十多年来，一般中学生国文程度的低落，几已成为无可讳言的事实。四五年前，我曾为浙江省教育厅典试中学毕业会考的国文四次，觉得中学毕业生的国文试卷，大有一届不如一届之势。论者往往归咎于学制的改革，把四年初小、三年高小的期限缩短了一年。其实，小学缩短了一年，中学已延长了二年；虽然大学的三年预科被废除了，但这于中学毕业生的程度是没有影响的。或谓从前的中学生大都是家塾出来的，现在中学生完全是小学毕业的；家塾可以说是专读国文的，而且由教师个别教授；小学的学科较繁，花样较多，学生已不能专攻国文，而且用的是班级教学，这便是中学生国文程度低落的原因。这一说，颇有相当的理由，可是我们平心静气地想想：家塾里读死书的教学方法——只重背诵不重讲解——比现代小学里的教学法，优劣如何？家塾里采用的教本——自《千字文》《百家姓》以至《四书》《五经》——比现代的小学国语教科书，哪一类适合于儿童的学习？即此二端，已足抵消上面所述的那种原因了！

我以为中学生国文程度低落的主要原因，还在于中学本身六年内的国文教学只重在教师的教，而不重在学生的学；只重在课内的受教，而不重在课外的自学！中等学校的国文授课时间，每周至多不过六七小时，去了二小



时作文,只有四五小时了。讲授选文,如果贪多求速,每周也可以讲授三四篇。但这样草率了事,囫圇吞枣,学生能完全了解吗?能完全记诵吗?不但食而不化,难期应用,怕咽都来不及咽下去哩!如果预习、试讲、范讲、复讲、内容和形式的深究,以及默读、朗读、背诵、默写,要样样都做到,一周四五小时,怕只能选授一两篇文章。一学年不过四十多周,六年工夫只读了二百五十篇到五百篇文章,国文当然不会有长足的进步了。何况大部分学生在教室里听讲,和坐茶店听说书一般,有兴趣时,眉飞色舞,没兴趣时,便昏昏入睡;下了课,把讲义一丢,等到考试时再来临渴掘井呢!——所以我认为要提高中学生的国文程度,非提倡他们自学不可!非辅导他们自学不可!非养成他们课外阅读的能力、兴趣和习惯不可!

可是适宜于中学生课外阅读的读物,实在难找。他们得不到适当的读物,而自由阅读的兴趣又非常强烈,于是大多数学生尽量地阅读他们自认为有兴趣的小说,无论是武侠、神怪、恋爱、侦探等等,无所不阅,结果是无往不迷,虽然看小说于国文也不无小补,但终是所得不偿所失。学校当局,或听其自然,或竭力禁止。禁止固然无效,听其自然也不是办法。现在各初中差不多以《文心》《爱的教育》《文章讲话》《文章作法》《词和句》等为学生的课外读物,可是这一册、那一册,各自独立,并不是按照中学生程度,由浅入深,整套编成的;就各书的形式和内容看,也分不出它们的深浅。所以甲校定《文心》为一年级的读物,乙校定《文心》为二年级的读物,丙校又定《文心》为三年级的读物,把它看成万应灵膏,什么人什么病都可贴的了。至于高中,尤其没有办法;许多教师只得将《孟子》《史记》《战国策》《通鉴纪事本末》提起笔来,随便替学生开一张书单了。

“我们得替中学程度的青年编一套适于自学的有系统的课外读物!”这是近十年来我和朋友们常说的。浙江省中等教育研究会也曾发此弘愿,可是除出了一册《民族文选》之外,没听说编成什么书。我虽有此计划,因为靠教书过活,工作实在太忙了,时间精力都无暇及此。二十七年春,富阳沦陷,避地来沪;斗室虱处,忽忽两年。每和海上故人、浙东旧友偶然谈及,都说我左足既废,杜门避难,大可趁此闲暇了彼宿愿。去年为脑病所苦,濒危者屡,不能执笔。今岁任教大夏大学,乃于课暇奋力工作。至于材料之搜集,意匠之经营,文字之推敲,则儿子祖怡臂助尤力。陆先生高谊适主世界书局,许为印行,期以年半,完成全书。不但可以了我十年来的心愿,可以借此砚田笔耕,易米以度难民生活,也可以在我避难上海的一段生活史上,留一个纪念。至于疏漏纰缪之处,还望中等教育界同人吝指正!

蒋伯潜序于沪西寓庐
中华民国二十九年三月



1 如此家庭

西湖位于浙江省会杭州市之西,是我国东南的名胜。沿湖一带,本来有清波、涌金、钱塘三座城门。民国初年,已将这一带的城墙拆去,改筑了一条马路。湖滨有公园、运动场和别墅、商店等,气象焕然一新。那三座城门已都无遗迹可寻了,只有涌金门直街旧时在城外的一段,还让那铺着石板的街道直伸到西湖边去。这段街道的西端,紧靠着西湖边,有一所住宅,外面绕以粗石砌成的短短的围墙,墙上满挂着薜萝。墙外有一方小小的池塘,池中盛开着荷花,红的花,绿的叶,绚烂得很。墙内一株杨柳,披着丝丝的垂条,探出墙来,斜俯在湖上,倒影水中^①,随着微风吹皱的湖水荡漾。一丛猗猗的绿竹,也从墙内露出它们的头来。短墙上有一扇小小的黑板报门,门上钉着一块蓝底白字的搪瓷门牌,写着“涌金门直街一号”,旁边贴着“周寓”的红纸条儿。

七月^②底边,虽然已是秋初,天气还是很热,何况是下午两点多钟,秋阳正晒的时候呢。这时,有两辆人力车——前面的坐着一个中年人,又加上一

① “倒影水中”,原文如此。——编者注。

② 从后文看,这里的“七月”是指阴历。——编者注。



只箱子；后面的坐着一个十四五岁的孩子，又加上一个铺盖，一只网篮——拉到那黑板门前停下。两个车夫喘着气，拿披着的蓝布背心揩脸上的汗。那个中年人先走下车来。车夫把铺盖、网篮搬下了，那孩子也下了车。中年人走到板门前，去按门上的电铃，孩子呆呆地站在后面，车夫们把破凉帽当作扇子拼命地扇，嘴里还嚷着：“热啊！热啊！”

“呀”的一声，黑板门开了，里面走出一个十三四岁的姑娘来。“啊！姑夫和表哥来了！今天轮船到得早呀！”她说，回头向里面就跑，高声叫道：“爸爸，妈妈，快出来，姑夫和表哥来了呢！”那中年人来不及向她招呼，指挥着车夫，捐了网篮、铺盖，提了箱子，带领着孩子走进门去，又随手把门掩上。

这围墙里，一所双开间的楼房之前，是一片浅草茸茸的空地，中间有一条嵌着细圆石子、两旁种着书带草、上面搭着紫藤架子的路。阳光从紫藤叶儿的浓荫中筛下来，斑斑点点地晒在石子路上。西面那竹丛中，除了那株杨柳之外，还有一低低的水泥砌成的花坛。靠湖也有一扇小门。他们四个人从秋阳之下走进这院子来，顿时感到清凉。

这时候，周伯臧夫妇早含笑走下阶来招待。伯臧笑道：“仲良，我料你们父子今天一定会来，却不料到得这般早啊！”车夫们把行李送到客堂里放下。仲良把车钱打发了，除下草帽，脱了身上的白纺绸大衫，又叫孩子也脱去了白色的制服。佣妇已送上两盆脸水来道：“康先生，康少爷，洗洗脸吧。”康仲良父子俩洗完了脸，伯臧就邀他们到东边的一间书室里去。

书室的前面是一排玻璃窗，都敞开着，里面却有碧绿的纱窗。靠窗摆着面对面的两只写字台，两张藤椅子。西面靠客堂的墙壁，摆着一排玻璃书橱；东面有两个窗子，玻璃窗都开着，也有纱窗的。靠窗各摆着两张小写字台，两张椅子，旁边各有一个紫竹书架，一个有书，一个是空着的。墙上挂着几张地图和历史的图表。北面挂着几条山水画的立轴，一副篆书对子，一张双人沙发。西北角站着一个衣架。中央摆一张小圆桌、六张椅子。东北角有一扇门，通到后间去。伯臧和仲良就在写字台旁的藤椅上坐下，喝茶谈天。伯臧的夫人原是康仲良的堂房姊姊，仲良又是伯臧的妹夫，所以两家异常地亲密。这时候，她早拉着仲良的儿子宗诚，坐在那双人沙发上，絮絮地问长问短了。

过了一忽儿，佣妇张妈送进茶来。出去不久，又送进一大盆炒面来。伯臧夫妇、仲良父子便围坐在小圆桌旁吃面。仲良道：“慧儿呢？”佣妇道：“小姐在后面向她嫂嫂缠着，要赶快去接锡官、蕙官回来哩！”仲良道：“啊！他们小学里已经开学了！”康氏道：“你去叫她先来吃面，现在三点钟都没有到，吃



了面去,还是很早哩!”张妈去不多时,慧珍来了,刚坐下来,便道:“我还不饿,这面怪油的,怎么吃得下去?——妈妈,等会儿我和诚表哥一道儿去接侄儿、侄女,好吗?”仲良道:“慧儿,你且等一等,明天是星期日,诚儿今天就要到杭州中学去缴费注册。我和你们俩同去,顺便到附属小学里去接他们吧!”伯臧道:“诚儿、慧儿的入学手续,昨天已由小儿完全办妥了。后天就可送他们入学,你们今天不必去了。杭州中学的初中部是男女同班的,诚儿和慧儿有伴,这里和校里又很近,不如让他们通学^①吧,舍弟叔文在小学部教书,也住在我这里,晚上可以指导他们自修。所以我不等你们来,已擅自做主,替诚儿缴了通学生的费用了。”仲良道:“诚儿住在府上,有人指导自修,自是好事,可是又要劳舅嫂照顾了。”慧珍插嘴道:“表哥,妈妈早预备好了,你和四叔叔住在后面的客房里。”说时,拉着宗诚的手,道:“我和你去看吧。”

宗诚跟着慧珍进去看时,只见那客房里朝东朝北铺着两张床。西北角上又有一扇门,通到客堂后间去。东面有个窗子,靠窗也有一张写字台,一张藤椅,椅子后面有一个书架。慧珍道:“这是四叔叔的书位子。”靠北有二张椅子,一只茶几,一个衣架。两张床上的帐、毯、枕、席,都已铺设好了。带来的网篮、铺盖和箱子也在那里。慧珍道:“妈妈说,你们的铺盖原可以不必带来。姑夫回去,只好仍旧请他带了回去。”看了一遍,领着宗诚走出来,指着东边靠北的一张小写字台道:“这是给你留着的书位子。爸爸说,明天休息一天,从后天起,便要叫我们开始工作呢!”宗诚坐下去,抽开抽屉看时,字典、《辞源》、笔、墨、砚、水盂、墨水、钢笔、铅笔、讲义夹等,满满的一抽屉。因问道:“这些东西是谁的呢?”慧珍道:“这是哥哥替你预备的。以后你要什么,只要对我或哥哥说好了。”宗诚笑道:“你们真想得周到,我怎样地谢你们呢?”

慧珍忽然回头一看道:“姑夫、爸爸、妈妈到哪里去了?”这时,客堂里的挂钟敲了一下。慧珍又道:“三点半了,我要去接侄儿他们了。表哥,你愿意和我同去吗?路是很近的,就在杭州中学的南首,南城脚下。”宗诚道:“啊!我们来的时候,车子走过的。我很愿意和你同去,可是得和爸爸说一声呀!”慧珍道:“他们总在家里,不会出去的,我去找他们吧。”宗诚道:“我也去。表嫂怎么不出来?我也得去看看她。”他们表兄妹俩就出了书房,走到客堂后面的一间去,只见慧珍的嫂嫂孙月仙女士正抱着她的小儿子愚官在喂代乳粉。慧珍道:“嫂嫂,妈妈呢?”月仙道:“他们三个人到楼上去了。”慧珍对宗

^① “通学”,指每日到学校上学,但不寄宿。今用“走读”。——编者注。



诚道：“我们也到楼上去吧。”

慧珍正要和宗诚上楼，忽然锡官和蕙官背了书包，从外面跑了进来嚷道：“妈妈，表叔来了没有？”慧珍忙道：“这不是诚表叔吗？你们两胆子也太大了，我迟来了一步，你们就自己回来了！”锡官道：“姑姑，你猜猜，我们是和谁同来的？”月仙道：“且解下了书包再说。我猜是四叔公也回来了，是不是？”锡官笑道：“一猜就猜着了。今天星期六，三点钟就放学了。”慧珍道：“那么，四叔叔呢？”蕙官指着门口道：“站着的不就是四叔公吗？”原来叔文到自己房里去脱了制服，已走进来，一声不响地站在门口。宗诚一见，立刻走过去，叫了声“四舅舅”。愚官看见叔文，便伸手要抱。月仙道：“四叔公刚回家，大热的天气，怎么便要他抱？”愚官“哇”的一声哭了起来，要挣下地去。慧珍忙过来抱道：“乖乖，不要闹，姑姑来抱你吧。”这时，叔文也走了进来，立刻把愚官接了过去。愚官亲亲热热地叫了声“四叔公”，于是大家坐了下来。

叔文问宗诚：“是谁陪你来的？到了多少时候了？”慧珍抢着代答道：“四叔叔，姑夫自己同表哥来的，现在和爸爸妈妈到楼上去。今天轮船到得很早，两点多他们就到了。——哥哥为什么还不来呢？”刚说完这句话，忽听得门上的电铃响，她三脚两步地赶了出去，宗诚也跟着跑了出去。不多时，宗贻提了一个皮书包，后面跟着宗诚、慧珍，笑着走了进来。慧珍笑道：“这正是提起曹操，曹操就到。”宗贻放下书包，除下帽子，脱下长衫，慧珍便接了，拿到书室里去。锡官、蕙官便过去告诉他们爸爸说：“姑丈也来了，他和祖父、祖母都在楼上。我们比你回来得早，还没有见过他呢。”——原来这后间隔的和前面的客堂一般大，虽然铺着一部楼梯，还很宽敞。北面是左右两个窗，中间一扇门。后面也有一个水泥天井，天井的北面是一间厨房，一间下房，一间浴室。后间里，除了一口长方形的双叠的菜橱——上面是纱门，下面是木门——之外，还有一张长的三抽屉桌，一张四仙桌，两张椅子，五六张骨牌凳儿。他们大小七个人就在这后间里谈着笑着。

楼梯上有了脚步声。只听得仲良说：“三十块钱一月？不贵，不贵。前面的洋台，西面的窗子，已可把西湖全景一览无余了。东面还有那条走路，客堂和后间便不至走破^①。前面又有这么大的一片空地。这地点更是清幽极了。”伯臧道：“我便是贪它这闹中取静，又有些空地，花木水竹，又紧靠着西湖，可以说是个城市山林。”他们三个人在楼上闲谈、眺望了许多时，才下楼来。后间坐着的叔文、宗贻、月仙、慧珍、宗诚一齐立起。仲良忙和叔文、宗贻两人招呼，并且说：“你们坐吧！一家人何必拘这礼数呢？”康氏从叔文

^① “洋台”，今用“阳台”；“走路”“走破”，原文如此。——编者注。